

803687

法制报告文学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法制报告文学选

山东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的三十一篇文章，多数是从近两年发表在《中国法制报》上的报告文学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作品，有对政法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及其先进事迹的赞颂；有对种种罪恶丑行的揭露和剖析；有刀光剑影的生死搏斗；有循循善诱的政策攻心；有无法盲演出的悲剧；也有失足者忏悔的心声……从作者所写的一幅幅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的社会图画中，读者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和教育。

该书中的文章，多是战斗在政法战线上的文艺战士所写，内容真实、生动，思想健康，情节离奇曲折。

它既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艺读物，又是一部全民开展法制教育的补充教材。

目 录

阵线模糊的羊城搏战.....	李 建 (1)
神网.....	武建中 王永海 梁经书 (19)
为了下一个世纪.....	李 芮 (31)
扒手的天敌.....	苏殿远 (44)
那手, 那唇, 那眼.....	袁一平 (52)
春山秀水间不光彩的一幕.....	高红十 (60)
机场姑娘.....	周德伟 三 余 (76)
一枚钉子“撬出”200,000元	李 鑫 (89)
逮捕只是开端.....	李 建 (95)
梅林尖刀.....	刘秉荣 (108)
夜海追捕.....	于新开 (117)
群星.....	王天远 (125)
商洛山, 耻辱中的期待.....	李廷华 (134)
旧周乡案.....	冉庆金 王春泽 (149)
一片冰心报万民.....	李 健 (158)
点与线.....	武春生 (164)
牵线追踪.....	诗 殷 (169)
国宾卫士.....	陈浣国 屈宏大 (185)

爱的狂想曲.....	王金秋 (194)
1比4	李 建 (203)
一个愚昧者的觉醒.....	冀 昆 勇 夫 (208)
他选择了死亡.....	曲庆玮 (214)
网.....	谷跃先 张生仁 (222)
水与火之间.....	叶永烈 (227)
休斯敦快婿的虚惊.....	牧 云 (235)
她们在这里相识.....	程 步 (249)
警犬“凤革”和它的主人.....	陈浞国 (259)
律师的力量.....	李 建 (265)
伤愈.....	张忆群 (282)
垒土之功.....	冬 冰 (291)
力擒“杀人狂”.....	叶忠华 胡小远 胡一平 (304)

阵线模糊的羊城搏战

李 建

1. 汽车驶过立交桥

1984年11月，北方已是冰封雪盖的银白世界，而夏日却依旧在广州的林间湖畔流连忘返。

此时，一辆黑色的皇冠轿车正跃上纵横交错的四层区庄立交桥，直向广州的市中心驰去。司机平稳地踏着油门，不时从反光镜中看一眼后座上的李仲怀。这位广州郊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路上一直轻松地望着窗外。他两眼明亮，鼻梁很高。由于长期的严重胃病，面容显得非常清瘦，不过这倒使他不象是个五十五岁的人。司机觉得，自从春天那场大病以后，李检察长的身体更差了，尽管他现在穿着黄色检察官制服，戴着大檐帽和漂亮的红色肩章，却仍然显得有些瘦弱。他看上去很平静。可是，他心里也会如此平静吗？在他的皮包里有一份刚定稿的起诉书，这是李仲怀带领检察院几十个同志奋斗了两年的成果。起诉书认定，郊区城建局原局

长叶卓等二人有严重贪污受贿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惩处。此案共牵连到有经济问题的一百二十一人，其中问题较严重的五十五人，贪污受贿总额达人民币三十万元、港币十二万元之巨。拿着这样一份起诉书，李仲怀心里真会是如此平静吗？

2. 没有身份证的少女

时间倒退两年。

10月的早晨，轻烟淡雾弥漫在麓湖的水面上。几位身穿警服的人走进晨曦中的麓湖宾馆，敲了敲一间客房的门。好一阵慌乱的窸窣声之后，门才打开，露出一张三十多岁惶惶然的男人脸来。

“我们是麓湖派出所的，来检查一下客房。”

床上还坐着一个俏丽的少女。

“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看一下。”

少女没有动，看了他们一眼，又低下头。男房客有些紧张，但还是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一个民警接过来看了看。叶泉，澳门某某公司副经理。

“她的呢？”

“她的……”

“我没带。”

“噢？”民警冷冷一笑，“你是广州人吗？”接着又转向叶泉：“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男房客开始冒汗了。

“前几次你带进东方宾馆的不是她吧？坐下谈谈吧。”

“我，我有罪，我违反了政府的法令。我愿意说清楚。”

叶泉揩了揩汗，垂下了头。接着他便把在广州嫖宿的事一件一件讲了出来。

“她们是谁给你介绍的？”

“是一个叫黄沛的人，他是郊区域建局市政工程队的汽车队长，住在……”

一辆警车疾驰而去，把正在家里做饭的黄沛带到了派出所。

黄沛大约三十三四岁，长得又瘦又小，额头很高的长圆脸上，嘴部微微向前突出。

“你认识叶泉吗？”

“他和我们有业务关系。”

“那么亚娟、亚惠、细细粒和你也有业务关系吧？”

黄沛张口结舌，嘴唇颤了几颤，终于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头慢慢低了下去。二十分钟以后，黄沛供述了他介绍暗娼、嫖妓和引诱妇女卖淫的事实，并说工程队书记梁开曾在家放过裸女录相带，在到香港考察期间还去看过脱衣舞。

“梁开是一个人去看脱衣舞的吗？”

“他说是三个人。我只知道有一个是叶卓。”

预审员一下扬起了剑眉，两眼略带惊异地盯住黄沛：

“谁？”

“郊区域建局局长”黄沛看着预审员咽了咽唾沫，“叶卓。”

3. 不是一个人的愿望

检察长李仲怀两个月以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郊区公安局的一位局长。

两个人坐下来，公安局长便说道：“老李啊，看来城建局的这个案子要推给你弄罗。”

李仲怀笑笑，“噢”了一声，在绿玻璃烟碟里弹了弹烟灰，觉得有点意外。

公安机关拘捕了黄沛、梁开之后，发现除了刑事犯罪外，他们还都有不少经济问题。按规定，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案件归检察院管，所以当时公安局的同志就和他们打了招呼，问要不要派几个人来一起搞。李仲怀考虑到郊区公安局已组织了很好的班子，而且决心也很大，就没有再派人去插手，现在怎么又说要移交给检察院了呢？

他略一沉吟，问道：“这个案子你们办到什么程度了？”

“黄沛的问题基本搞清楚了。梁开的问题主要是多次利用职权贪污妇女，贪污了一万多块钱的公款，另外在香港考察期间还受贿三千港币。他本人的问题也算是基本上搞清楚。问题是受贿的肯定不是他一个人。”

见李仲怀露出疑问的目光，公安局长又接着说道：“1980年9月城建局和香港一家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双方合资在白云宾馆北面建一个小住宅区，定名叫‘白云花苑’。为这个

事，1981年4月郊区人大一个副主任带队，城建局长叶卓、副局长张振江、工程师黄维睦，加上施工队负责人梁开，一起到香港考察了十二天。在这期间，张振江给了梁开三千港币，说是港商给的零花钱。别人拿了多少，梁开不知道，不过他是官最小的一个。”他看着李仲怀点了点头。

“那你们接着搞嘛，这个线索可不要放哟。”李仲怀笑笑。

“是啊，我决心是很大。城建局的问题群众早就有反映，就是抓不到线索嘛。”

李仲怀点了点头，吸了一口烟。年初的时候，中央发出打击经济犯罪的通知，李仲怀亲自带人下基层办了十几个案子。有一个企业的保卫干部就对李仲怀说：“老李啊，那个手长脚短的你敢不敢动啊？你要是把他搬倒了，可是为郊区人民立了一大功。”城建局长叶卓到处伸手，又是个瘸子，所以人们说他手长脚短。对他的问题群众早有反映，但都不具体，区纪委查过他们，但这些人滑得很，没抓住他们什么证据。所以当时李仲怀就对那个干部笑着说：“可以动嘛，你拿点材料来嘛。”现在公安方面有了线索，当然不应轻易放过了。

但公安局长说，他们想找港商谈情况，区的一些领导不大同意。“他们有这么个意见我们就难办了，就这么结案呢，又不甘心。所以我想，你们能不能接过去。”

李仲怀“嗯”了一声，仍然默默地抽着烟。

停了片刻，公安局长又接着说道：“我知道，有区里一些

领导的意见你也很为难。而且叶卓这些人上面层层都有关系，搞不好反而会让他……”

干了二十七年政法工作的李仲怀忽然笑了起来。“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吗？把案卷交给我们就是了。”

公安局长不知道此时李仲怀在想些什么。他想到了一个老同志的话：既当了检察官，就要准备以身殉职。

4.神秘的“三陈”

天黑以后，一辆黑色的汽车悄然停在了一家住宅的门口。李仲怀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下了汽车。今天他将在这里会见“三陈”。

两个多月前，市检察院一个领导告诉李仲怀，有人以聂正先、李怀恩、甄伟中的名义给市检察院写了一份揭发郊区城建局问题的材料。材料中还说，这份材料一定不能让区里知道。据了解，写信的三个人实际都姓陈。

通过别的渠道，李仲怀得知他熟识的老陈和这“三陈”有联系，就通过他找“三陈”，但“三陈”却迟迟不肯露面。最后李仲怀请老陈向“三陈”转达说：如果相信我们，就见面谈谈；实在不愿来，那就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三陈”同意和他见见面。

李仲怀敲开了门。一进去就愣了，这三个人他都认识。

落座之后，“三陈”之一便对李仲怀说道：“老李，不是我们不信任你，是怕你们搬不动他。叶卓他们吃吃喝喝，

区里好几个领导都有份，你们检察院又在区领导之下，我们是怕你打蛇不成反被蛇咬啊。”

李仲怀轻轻一笑：“不怕嘛，只要拿到证据，总还有法律嘛。”

“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能提供的恐怕也就是几条线索。”

接着，“三陈”把叶卓一伙几千几万地挥霍公款、大量动用统分房屋、变卖建筑材料私下分赃和他们苦心营建的复杂关系网一点点地讲了出来。

听着听着李仲怀忽然心里一动，叶卓一伙除了自己挥霍外，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多的钱和房子搞关系网？他想干什么呢？他猛然又想到梁开交代的有关白云花苑工程的一些情况。据梁开说，按合同规定，这个工程由我方出地皮，港商投资，第一期拿来六百万，盖好房子两家分。但现在工程快完了，港商一共只拿来一百多万元投资，所需工程款都是城建局借款垫的。这样港商等于无本获利，而我们不算利息损失，光是把议价材料当平价的贴进工程，国家就要损失七十多万元。叶卓为什么要这么干？会不会其中他有好处？他搞这么大的关系网会不会和这件事有关系呢？

李仲怀思索着向“三陈”问道：“搞白云花苑工程的港商是什么人？”

“就是徐某。六几年叶卓在郊区医院当书记时，她是那里的护士，和叶卓关系很密切。79年她去香港的时候，叶卓也帮过她的忙。现在她是香港一家公司业务副经理，专管联

系这个‘白云花苑’工程。如果工程完了，光她一人就能赚三十万，她的公司赚得就更多了。所以她的老板早就放出话来，事成之后要好好酬谢一下城建局的头头。”

李仲怀听着，脸色越来越严峻了。

5. 雨夜下丰顺

雨夜，一辆蓝色的面包车沿着广惠公路向东疾驶，雨雾中，车灯打出两条白亮的光柱。车里坐的是检查长李仲怀和七名检察官。他们刚刚得到消息，港商徐某此时正在丰顺县的老家。

雨不算大，能看见窗外树木的轮廓和不远处的点点灯火。李仲怀望着茫茫夜色，心中忍不住一阵焦虑：此刻，她会不会还呆在丰顺老家呢？

根据“三陈”提供的线索，从年初开始，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但都遇到了困难。于是，李仲怀调集力量，集中调查包工头苏汉生。在这么多包工队的竞争中他为什么能独得这么多工程任务？有人揭发说，他给了城建局一些人回扣。但找到苏汉生后，他虽陆续承认自己贪污了一万多元，但一碰到城建局的事，马上就闭口不谈了，并且私下跟同监房的人说，这些事枪毙他也不会说的。

正当工作难以进展的时候，中纪委驻广州工作组过问了这个案子，在他们的要求下，郊区区委书记同意了让检察院直接向港商了解情况。因此当李仲怀了解到徐某的住处后，

就连夜带人赶往丰顺来。次日下午，车到丰顺。这时他们已是一天一夜没喝水了，在车里啃了一点干粮。由于路遇塌方，李仲怀带领大家推着汽车在泥泞中通过一段险路，到达丰顺时一个个都已疲惫不堪，但他们还是马上和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公安机关的同志热情地介绍了徐某以及当地的情况。

第二天，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告诉李仲怀，徐某已预先买了去广州的汽车票。

6. 女港商徐某

徐某刚刚买好回广州的汽车票就接到了叶卓的电报：“我岳母病重，不要来广州。”徐某吃了一惊，知道事情有变，又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便赶到县邮电局往广州挂长途。

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的声音。“叶局长在吗？”徐某问。

“他出去了。有什么事吗？”停顿片刻，徐某答道：“你告诉她，我姓徐。”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当晚，她悄悄退掉了汽车票。

第二天下午，她又接到叶卓的一封电报：“马上回港，不要停留。”她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这么紧急？她马上买了次日去深圳的汽车票，立即回家收拾东西。

第二天清晨，徐某很早就到了汽车站，并不急于上车，却在周围的饭馆商店到处转，看看有没有人盯梢。直到车要开了，她才匆匆跳上这辆凭港澳护照才能买到票的空调旅行车。

从丰顺到深圳，几乎要行驶一天。幸好徐某身边的一男一女都会讲广州白话，徐某便和他们闲谈起来。这两人都很年轻，衣着在香港也称得上时兴，说起来大家还都是同乡。一路上，徐某和他们谈得很开心。

汽车一直开到深圳火车站，对面就是罗湖桥。她看着前面“往海关”三个绿色大字，轻轻舒了一口气。这时同车的那两位年轻港客走了过来，微笑着要求看看她的护照。她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递了过去。那个男的接过护照看了看，并不急于还给她，却掏出自己的证件来，轻轻告诉她：“我们是广州检察院的，请你到华侨旅行社坐一坐。”

徐某被让进一间客房，里面赫然坐着五名检察官，其中一名女检察官站起来告诉她，请不要离开，我们要和你谈话。

徐某气得脸都变了颜色，狠狠地说道：“你们这是违反政策的。”

“违反什么政策？”一个清瘦的中年检察官冷然说道：“白云花苑工程你拖欠了四百万人民币，严重地违反了合同。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不知道？”

徐某一时语塞，但还是强打起一脸的傲气。

“你在这里可以自由行动，可以打电话，只是暂时不能离开深圳，护照也暂时不能还给你。”

检察官走了。徐某气得毫无办法，只好“砰”地一声摔上了门。

几天以后，徐某重新拿到护照，马上回到香港。

到家之后，她放好东西，松开长发，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打算好好想一想这几天的事情。这时电话忽然响了。她懒懒地抓起了听筒。

“是哪一位？”

“徐某吗？我是叶卓啊。”听筒里传来笑声。

“叶卓？”徐某喜出望外，大眼睛显出了光彩。

“喂，是我啊。我知道你这几天是该回来了。”叶卓在电话里自得地笑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徐某焦急地问，“我被检察院扣了你知道吗？”

“我已经知道了。”叶卓从容不迫地说道，“这个事嘛是这样，前几天检察院的人找到你在广州的家里去了，你女儿不大懂事，就说你在丰顺。你那个儿子当时也在，就赶快跑来告诉了我，我就给你发了电报。后来他们在深圳扣了你的护照，同时区委就问我去香港有没有收你的钱。我说没有这个事嘛，行贿受贿都是违法的嘛，是不是？”

“对对，香港的事我什么都没承认。”

“后来李仲怀打电话回来，要求在广州传讯你，区领导没同意。他就跑回来请示，结果还是没同意，所以他们只好让你回去了。”

“是这样。”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完全可以回广州来。”

“那好，”徐某下了决心：“我明天就回广州，要求区长接见，我要告诉他，必要时我可以在香港开记者招待会。”

“对嘛。好，你好好休息吧，我收线了。明天见？”

“明天见！”

7.黑 云 压 城

李仲怀被迫交还徐某护照后，赶回广州向区领导汇报事情经过，被指示：工作要慎重。李仲怀要求传讯徐某和将港币交给梁开的城建局副局长张振江，又未被同意。随后，李仲怀获悉，区的某位领导在接见徐某时说：检察院用文革的办法对待你是错误的。

数天后，区人大开会，区政府报告中特别提到白云花苑工程，对叶卓为首的城建局作了肯定。小组讨论时，作为人大代表的区纪检委副书记林洁和检察长李仲怀就此事提出质询。区长称：此事是和区的几位领导碰过后一起定下来的，并拒绝修改报告。因此，李仲怀和检察院的同志感到巨大压力。

由于调查被迫中断，区的个别领导又进一步施加压力，检察院一时人心浮动，并对区的个别领导产生怀疑。李仲怀再三考虑后召开了检察员会议，提出三点意见：（1）服从区委领导。（2）应将区委态度当作认识问题看待。（3）采取特别侦查手段，争取从苏汉生这条线上打开突破口。

检察院的工作又重新运转起来。